



春夏闻麦香

文/周竹生

作为南方人,尤其是鱼米之乡、江南水乡的南方人,我一直有一种感觉,我们对水稻情有独钟,爱在心头,对于香喷喷的大米饭当命当宝,稀罕得不得了。

而对于大麦小麦似乎就不那么挂在嘴边、记在心头、当作亲闺女亲儿子那般在乎、那般喜爱了。至多被面食一族吃面的时候在嘴边拖一拖,吃馒头包子的时候在嘴里咬一咬。他们拖的和咬的已经是过多过浓的浇头菜馅和调味料的滋味,已经远离麦香原味十万八千里。

更多的人则是离得更远,似乎一生一世都不闻不问麦香味。这不是大炉膛子里出来的烧饼的香味,烘焙坊烤箱里出来的面包的香味,沸水冲泡以后的麦片的香味,而是田野上从麦垄里飘出的麦子还没有成熟、成熟了还没有粉碎食用的麦香原味。

一种是麦苗青葱时期的奶香味,春闻麦苗,青涩的味。

雨水过后,田野里成片的绿是无数棵麦苗涂绿的。“昨夜一霎雨,天意苏群物。何物最先知,虚庭草争出。”想起唐代诗人孟郊的《春雨后》,我想改动一个字,改草为苗,当然这里专指青青麦苗。惊蛰以后,小麦起身。春分以后,小麦拔节。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时节,麦田里起伏的碧浪是绝胜烟柳的最美春好处。走在麦田边,天之蓝,蓝莹莹,地之绿,绿油油,碧浪轻轻涌动,有一种在海南岛陵水碧海边走步万里澄澈的喜悦。

早晨的晨雾和朝露给麦苗洗脸打扮。中午时分,阳光灿烂,把晨雾朝露披盖在麦苗脸上

的面纱全部揭开,麦苗大大方方地露出了纯净的孩儿脸,不但散发着晶莹的光泽,还散发着伴随翡翠般麦苗叶上光芒闪耀的阳光弥散的淡雅清香,似草似花,似有似无,信有即有,信无即无。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的农夫相信有。阳光下的干爽的清香味,带来了媲美森林氧吧的纯净新鲜的空气。在这里,有麦苗草原,任何的清新剂、清香剂、化湿器,都不要。到这里来走走,坐坐,慢慢地走,细细地看,轻轻地闻,浅呼吸,深呼吸,把心扉打开,对心肺做一次彻彻底底的清洗。

一种是麦子黄金年代的饭香味,夏闻麦粒,成熟的味。

相比水稻只要三四月100多天的生长期,小麦的生长孕育好比十月怀胎,差不多300天,历经播种、出苗、分蘖、越冬、返青、起身、拔节、孕穗、抽穗、开花、灌浆、成熟等12个阶段。

历经秋冬春夏,伴随过风霜雪雨。秋风秋雨中落地,看到过雪花飞舞,听到过寒风呼啸,经历过彻骨之寒,也感受过春风扑面,春意盎然,抵抗过暴风骤雨,赤日炎炎中晒熟。

吸天地之精华,采日月之灵气,小小麦子,拔得头筹。初春仲春暮春,麦苗和柳叶一样轻歌曼舞。麦子吸进了春天里百草的味,闻过了百花的香,一月梅,二月兰,三月桃李,四月杏,五月石榴,六月荷。挨得最近,闻的最多的是油菜花,产生了习相远、性相近的效果。听过春天里百鸟的和鸣,有鸣翠柳的黄鹂,有恰恰啼的娇莺,有深山闻的鸪

鸪,也有叫喳喳的喜鹊,这是任何一种农作物都无法享受的。

和听音乐产的牛奶,看电影长的牛肉相比,麦子没有这种奢侈的待遇,但是大自然赋予了麦子黄金般的珍爱,充足的阳光一天天地在镀金,给它从麦秆麦穗到麦粒披上了金色的外衣。

小满以后,小麦粒满,芒种时节,收割小麦。当麦田的南海绿浪翻滚成黄河波涛黄海波涌,陇头大小麦青黄,这个时候的麦香就会随着黄河浪东海波散发。

原味麦香,甜甜淡淡,农夫闻得到。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。妇姑荷箬食,童稚携壶浆。”麦客闻得到。对于他们来说,麦香就好比三四月的紫云英、荔枝花,五月的槐花菜花吸引着蜜蜂,他们闻香而至,挥镰割麦。我们闻得到。我们这个年龄的人,小时候在农村,麦黄季节,我们在麦田里闻饱。大太阳炙烤着麦田,饥饿的我们似乎闻到了麦子烘烤的香味,使劲地张开鼻孔闻,张口大口吸。

收割脱粒扬晒,灌进瓮坛,太阳余温尚在的麦香随着热气灌进鼻翼。麦香真香,无论是青青的麦苗还是成熟的麦子,跨越季节的麦香,那么长久,那么隽永,那么醇厚。



晨练即景

文/马健

清晨,太阳还没有出来,晨练的人们便散满了人行道和临街的绿园。

晨练的人们给了路人新鲜的感觉,也给城市注入新的活力。轻压着腿,伸展着腰,边做些热身活动边悠闲放松身体。尽管动作五花八门,千姿百态,大家只有一种方式,那就是晨练,心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健康。

街心广场上,已经有了跑步或跳绳的人,有满头白发的老年人,有豆蔻年华的美少女,也有三口之家或夫妇二人,他们喊着号子,踩着节拍,边说笑边运动着,一脸稚气的孩子总是冲在最前面。

广场一处的空地,两位花白胡须的老人正执巨笔在大理石地砖上写字。白色水管管材、泡沫笔尖,笔长一米多,笔头硕大无比。两位老人的功底深厚,以地为纸,以水为墨写着书法,一位精于行书,一位则长于狂草,内容大都是名人诗词。一篇“巨作”完成,他们拿着笔停下仔细端详,旁观者掌声不断,共同欣赏地上那精彩的书法作品。

广场旁边是一条小河,河水清澈。几位爱好垂钓的老者,几架鱼竿支在眼前,偶尔收回一架,摘掉鱼饵重换饵料再一挥竿,那缀着铅砣的钩便飞出老远,河水里顿时闪出一朵朵水花。虽然旁边的水桶里尚未有收获,但那份怡然自得已然写在了脸上。

最壮观的要数小河边练习太极拳的晨练者。他们大都穿着轻柔宽松的练功服,或洁白如练,或天蓝如洗,让人看着便觉得飘逸洒脱。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者在前面领着,后面的人跟着模仿,显然练了好些时日,动作舒缓自然而又整齐划一。

晨练在黎明的天际间展开,晨练在清新的空气里进行。“一年之计在于春,一天之计在于晨”,大家用高涨的热情,以各自喜爱的方式运动着,在我眼里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,这座城市的人并不慵懒。

太阳渐渐有了热度,晨练的人陆续踏上回家的路,崭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汽修店的花

文/张琪

周五家访回来的路上,经过烤烧饼的摊子,果断停车买了两个,迫不及待咬上一口,焦香酥脆的面皮混合芝麻香葱的气味一下子熨帖了空空的胃腹。刚发动车子,老板就喊:“你的车灯怎么不亮了?”我下车一看,果然左边的前大灯黑了。

我赶紧联系常去的汽修店,老板娘一听,笑着说:“简单,换个灯泡的事,明天你把车开来。”

第二天,刚把车开到汽修店,就有修车的小师傅跑来,麻利地上车,掀开引擎盖查找原因。我在店里找了个小板凳坐下,目光不经意间看到了门口的一桶花,真的是一桶,那种原本装油漆的白色塑料桶。我走近一看,满满一桶鲜花,有雏菊,勿忘我,还有粉色、橘色的洋牡丹,大概还在醒花阶段,每一枝都吸饱了水分,精神抖擞地立在桶里。这抹鲜艳让周围暗淡、杂乱的环境瞬间生动起来,空气中似乎也飘着淡淡的清香。

正当我驻足欣赏时,老板娘从里面走出来,手上拎着两袋垃圾,微笑着说:“这春天来了,我们

一天到晚在店里,也没空出去,刚好网上看到鲜花便宜,试着买一把,到手还不错,挺新鲜的。”她还告诉我,大女儿在常州上学,这学期高三了,每天看书学习到很晚,她都在一旁陪着。有时候累了,孩子也和她说想出去走走。“我们把春天请进来了。”说到这里,她又笑了。我默默点头,随即把我经常网购的花店推荐给了老板娘,以后就多一个“花友”了。

我认识一位非常擅长侍弄花草的朋友,她在图书馆工作,家里住复式楼,楼顶上种了满满一平台的鲜花,一年四季她的“空中花园”鲜花不断,各种花应季开放,从不缺席。更神奇的是她那挂满窗台的多肉。有一次我去看她,正值隆冬飘雪时节,推开窗,雪霰子飞进来,我们都耐不住,可是“娇贵”的多肉在她这里却一个个精神饱满,“神态各异”。她真不愧是我们都羡慕的养花“达人”!

从她家到单位走路只要三分钟。春天的时候,路边的海棠花、紫玉兰、桃花等竞相开放时,仿佛一路繁花相送,她就俨然成

了行走在书香和花香中的“花仙子”。这样的生活,谁不羡慕呢?但是拥有的人却很少。我们大多数人不过是在为一日三餐奔波忙碌,路边即使有鲜花,也难得停下来观看。

上周我去剪发,因为就在小区,所以步行。路过一栋楼下,看到草坪上全是结了籽的荠菜,秆子已经很高,白色心形的种子整齐排列其上,在一大片绿茵中随风飞舞,仿佛在向行人招手,只为使人短暂停留。心下立即懊恼不已!这条路是我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,但是驾车的我来去匆匆,全然没有注意到它们已经从嫩芽长成了果实。

周一上班忍不住再次和同事慨叹,她笑着说:“那你明年就知道去那里找新鲜的荠菜了。”我想也对,但随即又担心,恐怕明年还是会被匆匆的脚步忽略。

无论我们是否留意,花儿、草儿都在自由地生长,它们有自己的节奏和步伐,不因冬雪止,只待春来发,更不会因为任何人停下脚步,我们的脚步是否可以因为它们停留片刻呢?